

目擊當代

“新大众文艺”创作要在生活中找源头

■陈国辉 广州美院副教授

当“新大众文艺”浪潮席卷文学与网络文化时,美术界似乎略显沉寂。然而,“列宾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近期在广州举行,不禁让我想起列宾笔下伏尔加河上那群神情坚毅的纤夫,一种久违的震撼直击心灵。这不仅是一场视觉洗礼,更是一次关于“艺术为谁而作”的历史回响。同时,重温“巡回展览画派”的历史逻辑,对于探索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创作路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技术变革的今天,中国美术应当回归现实主义土壤,在“新大众”的火热生活中寻找源头活水。

19世纪下半叶,以克拉姆斯科依、列宾为代表的艺术家们,高举批判现实主义旗帜,他们将目光投向广袤大地上的普通民众,用画笔揭露黑暗、歌颂坚韧,赋予了艺术强烈的社会介入功能。反观当下,部分美术创作陷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或沉溺于形式语言的自我



■“列宾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现场图。

把玩,与大众生活渐行渐远。在“新大众文艺”视野下,这种脱离现实的创作无法回应时代呼唤。新时代的中国美术,迫切需要重温那种直面现实、关切民生的精神。这并非对旧模式的复刻,而是对“人民性”核心命题的再确认。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伟大飞跃发展当中,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催生了庞大的“新大众”群体。美术创作只有将笔触深入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才能赋予作品沉甸甸的分量

和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新大众”是谁?这一概念早已超越了传统范畴,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他们是穿梭街巷的快递小哥、写字楼里的程序员、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是城市缝隙中努力生存的保洁员。他们是“新质生产力”的承载者,也是新时代的主角。当代美术创作应敏锐捕捉这一主体的演变。我们不能再用猎奇或俯视的眼光打量底层,也不能用概念化符号图解生活。相反,我们需要像列宾描绘《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样,怀着深沉敬意,去刻画“新大众”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无论是外卖骑手疲惫眼神中对家庭的责任,还是青年科学家攻关时的专注神情,这些鲜活形象构成了当代中国最生动的图景。

“巡回展览画派”的成功在于走出画室,让艺术走进大众。在数字化时代,美术的传播路径与表现手法同样面临深刻变革。我们要拥抱“新媒介”。短视频、VR、AR等新技术为美术提供了无限可能。传统架上绘画可与数字媒体结合,

创造沉浸式观展体验;静态图像可通过动态视频在社交平台实现裂变传播。其次,要探索“跨界融合”。美术不应孤立,而应与文学、游戏、时尚深度融合。例如开发具有中国美学特色的文创产品,让艺术融入日常。同时,我们要善用“算法与流量”,在保持艺术独立性的同时,让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在“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

我们强调回归现实主义,绝非搞自然主义的照搬,更不是迎合低级趣味。现实主义的力量,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平凡中发现诗意,在苦难中提炼希望。当代美术创作应致力于挖掘“新大众”生活中的闪光点,展现勤劳、勇敢、坚韧等优秀品质,用艺术语言将朴素价值观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视觉形象,从而提升大众审美素养。同时,要警惕“同质化”倾向,尊重大众生活的多样性,鼓励风格多元探索。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刻画,只要真实反映时代、深刻触动人心,都值得我们去探索。

藝術逸聞

工笔花鸟画须坚持“意”为灵魂

■李夏夏 广州画院专职画家

在传统的工笔花鸟画中,色彩有一定程式化。例如叶子用墨或花青打底,后罩染枝绿,有些需要用石绿或石青来衬染,或是完全运用墨作充当色进行分染。几乎所有的叶子都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来画。

那么也有人认为中国画的色彩是概念化的,缺乏生命力。更有些外行人认为工笔花鸟画简单易学,因为它不像西画的色彩那样需要对色彩规律进行分析,并不需要通过一定的训练才能掌握色彩感觉。其实这是没有真正理解“随类赋彩”的思想,便简单、狭隘地理解和运用,从而产生了概念、生硬、缺乏物象

生命力的表现,同时也会大大影响到意境的表达。

“随类赋彩”其实也包括“因情施彩”这样一个概念。它的意思是跟随作者内心的感受和作者需要表现的情感,赋予物象主观的颜色。这也要求我们通过对客观物象表面色彩进行深入的观察分析,在能动地掌握客观物象内在实质的规律性基础上,对物象表面的色彩进行典型化的提炼和浓缩,所以它应该同画家在主观情感和审美趣味上是相统一的。

因而问题就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复杂得多。因为人的感情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积淀的感情因素也常被考虑进去,赋予色彩某些象征意义。

此外,装饰画的审美积淀也是人的

情感因素的体现。工笔花鸟画的重彩部分在隋代是直接山水界脱胎而来的。中国画中的石青石绿一类石色原多用于青绿山水及屋舍楼台界画,被工笔花鸟画直接继承,运用成法,是前人对美的经验的总结,如果改变套路则反而不美。

工笔花鸟画的色彩在意象营造上的体现,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容易被理解的。这种色彩的意象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并丰富了工笔花鸟画的表现力。

中国的工笔花鸟画是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它不受光线的约束,不受透视的束缚,不受时空的限制。例如: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大师于非闇画牡丹,在同一张画上画的是春天的花朵,夏天的叶子,秋天的枝干,把最美的东西高度地集中。

不仅如此,许多画家把四季不同的花卉安排在同一画面并同时开放,把南方北方的花朵处于同一个画面,以表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在生活中是看不到的。还有工笔花鸟画的“托物言志”与“缘物寄情”的特点。这些都体现工笔花鸟画的意象性:通过对物象形、线、色的意象营造,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及意境的塑造。

作为当代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展工笔花鸟画呢?我认为工笔花鸟画必须坚持“意”为灵魂的创作思路。通过对自然的物象进行充分的恰到好处的意象营造,才能充分表达画家寄寓的情感,创造出更具有艺术性的绘画表现语言,完成中国画共同的审美目标。

敲鐘欽欽

AI短剧的成熟,是人类第三次审美进化

■梁志钦 资深媒体人

最近,AI生成式短剧悄然走热。输入一段文字,几分钟内便可生成情节完整、画面逼真的类真人短剧,人物表情细腻,场景切换流畅。网络上惊叹与争议齐飞,甚至已有真人短剧演员坦言,“我们正在被AI取代!”

事实上,当我们目光拉长,便会发现:人类模仿自然的历程中,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曾引发相似的恐慌。从画笔到摄影,再到今天的AI文生视频,三次变革构成了视觉审美进化的更新换代。

第一次,是画笔对自然的模仿。在漫长的前工业时代,画家们用双手在画布上构筑自然的影像。从洞穴壁画到文艺复兴的透视法,从战国末期木版上画有《老虎被缚图》到北宋的花鸟写真,画笔模仿的核心是“再现”。柏拉图说艺术是“模仿的模仿”。但无可否认,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性地建立视觉审美标准,也是从视觉角度认识自然的开始。

第二次,是摄影对自然的机械复

制。1839年,达盖尔银版摄影术问世,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让时间定格”的能力。摄影以光学化学的精确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写实。本雅明曾感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灵韵”的消逝,但摄影恰恰开创了新的审美维度:决定性瞬间、纪实的力量、被凝固的真实。摄影模仿自然的方式不再是解读,而是记录。它让审美从“如何画得更像”转向“如何更能保留真实”,催生了新闻摄影、纪实摄影等全新艺术形态,也倒逼绘画走向表现主义与抽象,既然相机比画笔更擅长写实,绘画便转而探索内心。

第三次,正在我们眼前展开。AI文生视频技术,这一次既不是人类手工艺般的描摹自然,也不是光学反映的复刻自然,而是由算法创造的视觉现实。输入“一只穿宇航服的猫在火星漫步”,AI便生成一段从未存在过的逼真视频。这一次,模仿的对象不再是具体的自然,而是自然背后的生成逻辑,时间、空间、运动与因果关系的概率分布。AI学会了自然的“语法”,然后用这套规则创造出出现



■ AI生成的网剧截图。

实中从未发生过的视觉叙事。AI呈现的不再是具体的自然,它甚至像“造物主”,创造了另一个“世界”。

这意味着审美的根本转向。过去,我们评判一幅画或一张照片,会说“这像真的一样”;而今天,AI生成的视频可能比真实拍摄的更“真实”,当模仿超越了被模仿者,当生成物比原物更符合人类对“完美现实”的期待,我们便触及了一个哲学命题:审美的基础研究究竟是忠实于自然,还是满足于感知?

从画笔的主观再现,到摄影的机械复制,再到AI的生成创造,人类视觉审

美的进化脉络清晰可见,我们不断逼近对自然更本质的模仿,却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重新定义“自然”与“真实”的边界。

如果以油画为例,目前发现最早的油画被认为是公元六世纪左右的巴米扬壁画,从这时候开始算,到摄影术发现之前,人类探索以绘画的方式描摹自然花了一千多年,而摄影术发明至今则不到两百年,AI生成视频至今不过是一两年,难分真假的视频更是近几个月的事。

今天,站在第三次变革的起点,发人深省的是:当一切视觉内容皆可生成,我们的审美将走向何方?